台學統

治學統卷三十四

黃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性理之學二十二 明儒六上

文肅謝方石先生鐸上

明史列傳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性介特力學慕古講求經世務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上言綱目一書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爲致治資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因仍積習廢實徇名曰振綱紀而小人無畏忌曰勵風俗而搢紳棄廉恥飭官司

而汙暴益甚恤軍民而罷徹益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命蠲免有詔而徵斂每困於追呼攷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讞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城門示災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可憂也願陛下以古證今兢兢業業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不爲無用矣帝不能從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養兵積粟收復東勝河套故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晚唐債帥敗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剋侵軍餉辦納月錢三軍方怨憤塡膺孰肯爲國效命者語皆

切時弊秩滿進侍講直經筵遭兩喪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起宏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上言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禮部尚書傅瀚持之乃進時而澄祀如故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起之帝素重鐸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屢辭不許時章懋爲南祭酒兩人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引疾歸鐸經術湛深爲文章有體要兩爲國子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修堂室擴廟門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周䘏之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殮家居好周䘏族黨自

奉則布衣蔬食正德五年卒贈禮部尙書謚文肅

儒林錄謝方石先生名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弱冠與同邑黃文毅友契服膺儒素以古人自期並有時名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上疏言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上親賢講學以史書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帝嘉納之隨條上備邊事宜言甚剴切進侍講入預經筵丁內艱去屢薦不起孝皇嗣位用廷臣交薦起修憲廟實錄李文正公貽書勉以乘運拯世之義乃入朝供事史局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不諱進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又疏

上修明教化六事曰擇師儒愼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歴正祀典是時有詔攷正孔廟從祀諸儒先生疏請增祀宋儒楊時以吳澄忘宋事元宜從莽大夫之例罷斥禮部尙書傅瀚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絀前人者楊士奇也瀚同鄕堅相庇先生議六事竟寢不行明年乞致仕八年上用博士楊廷用奏始進楊時從祀而吳澄仍以瀚故得留先生歸里十載上思任用儒宿卽先生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事先生以前在南雍所建白祀典未見用於是復疏請行之且言納粟納馬之例此徑宜塞具條教人斂才之法皆師古義不徇世要在主持風教訓士務先養其廉恥監故有撥僉

爲祭酒費先生盡籍於官均贈僚屬構東西樓以庋經籍北監廟街斜側市地修闢益爲廬舍三十餘區以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費金不肯私一錢十七年以年七十引致特賜告六館諸生詣闕留者千餘人正德三年奄瑾矯令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嘉靖初禮官援先生議罷黜吳澄從祀所著有續眞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四子擇言赤城新志方石文集等書十四種行世并刻方遜志集以傳先生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姻黨知識困乏之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性節倖入爲之其居常第

蔬食醴飲而已學者稱方石先生

評論

蔡虛齋致書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定表章所養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向慕第愚下之資不能藉是以私淑爲媿耳三集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沈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世執事之功大矣

章楓山集內董遵云謝公鳴治北監祭酒先生南監祭酒風化重地得吾浙二公爲之師表不亦盛哉又云張

東白嘗稱浙中如章謝人品俱高又楓山序云先生少官翰林以文章名海內旣而有所不樂遂遭喪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將十稔作會緦亭於祖塋之側尊祖親族修德立功莫非孝經之行也據此則分理學一席不媿

兩浙名賢錄謝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舉天順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謝病居數年宏治初召修憲廟實錄乃起供職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請別祀叔梁紇曾晳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皆不果行尋致政歸以薦擢禮部右侍郎管

國子監祭酒事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
出夫皁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有死者請京府致賻
給驛歸其喪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
酒常費鐸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
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圮廢之需至今行之修歷代通鑑
纂要命爲潤色官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上疏
引疾給驛以行正德庚午卒特贈禮部尚書謚文肅鐸
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
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學師事終身其
父贈君嘗捐祭田三十畝鐸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
弟及供家塾閒以葬族之貧者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

討嫺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極第疏食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作者文尚理致謹體裁攷訂評隲多前人所未發所著有續眞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予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嵦忱槀歸夷雜詠緦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

葉良佩名臣五公傳謝公諱鐸字鳴治初號方山後更號方石天順己卯中鄉試第二甲申第進士出身入翰林爲庶吉士乙酉授編修奉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帝王之讀史鑑但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內省思

齊長慮卻顧則大本立而萬目隨言甚切當成化丁亥
預修英廟實錄成會秩滿遷侍講在經筵撰講章必盡
所欲言少忌諱戊戌以家艱去既免喪謝病不起且數
年宏治初臺諫部屬言事者交薦之會以修憲廟實錄
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宮國子祭酒以身為教先是諸
生有六堂班見禮公盡革去之捐皁役錢沛諸僚屬籍
膳夫餘錢於官構東西二書樓用庋鏤板上疏請增楊
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其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
籍諸論列尤多已而復懇乞致仕歸薦者以十數特擢
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祭酒事命吏部遣使即其家起之
公再辭不得道得疾徑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

京辭所加職以本官治事亦不許乃就職請增號舍修
學宫謂廟門衢面多狹斜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
十餘區居學官用省僦直皆出夫皁顧役錢餘錢悉籍
爲公用諸生有貧困者死而無以歸其喪者咸有給又
請别祀叔梁紇以曾晳顏路孔鯉配用全倫義凡所建
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意居二年再疏
乞歸不許癸亥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疏又五
六上又不許後乞歸養疾乃許命給驛以行令有司候
病愈聞正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不果用庚午正月廿
有四日終於正寢壽七十六朝命特贈爲禮部尚書謚
文肅諭祭治葬咸如著令云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然

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焉家居極孝友自違養後無意仕進嘗從其叔父貞肅先生學師事終身父世衍嘗出祭田三十畝公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給諸弟又置義田書院田凡若干畝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計姻黨知識困乏者咸有周卹顧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居常第疏食醴飲而已一日欲買地治歸來園問其直須五十金公倒囊不足其數乃還地劵會江心寺起文信公祠永嘉令汪循奉二十金來請碑文公笑曰園成矣其無厚藩如此乃至鄉郡諸先正遺文善行皆輯錄以傳公爲詩精鍊不苟力追古作文尚理致謹體裁攷訂評隲多前人所未及所著有桃谿集續眞西山讀書記

伊洛淵源續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論諫錄祭禮儀注凡若干卷長老爲余言公既歸會敬皇帝賓天爲之大慟已而權姦用事公聞劉謝二閣老致仕去輒又慟已又聞劉華容謫戍又慟自後凡有北來人輒颦蹙問邸報又輒連慟見素林公俊嘗曰謝公天下第一流人物也余問縉紳則咸曰謝公之高在出處之際其進也如不得已其退也追不及距故見素云爾

方石先生墓志銘 儀封王廷相子衡撰 浚川集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於家年七十有六有司以聞乃贈禮部尚書諭祭賜謚文肅命官治葬事於

其里𥁕奥大夢山之原窆之已二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黄君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逖矣嗣孫弱不克事猶未勒有壙中之石縮實悲之君游先生門下應切義念茲文非君而何嗟乎先生尚未有銘耶奚以掩幽示後乃泫然揮涕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別號方石生而姿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爲韻語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義將冠游邑校與同邑黄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二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賜銀幣陞俸成化九年被

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
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
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帝嘉納之見北虜日滋
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略曰河北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
為窟穴夫大河為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
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黃甫
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
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
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為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
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
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選

將皆晚唐僨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剋滅之私辦納之苦怨氣塞腹志義且乖離矣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陞侍講入預經筵反覆推究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內外艱飲水疏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爲親爾今復何爲乃楗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逸老登眺方巖雁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初新庶政徵賢銓德廷臣交章論薦會修憲廟實錄遂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供事史館於汪直王越開邊事書之最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

爲教士皆刮滌舊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
任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略曰
孔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第實衍延
平之脈新經之闢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
吳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
仇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
風教所關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
適喪仲子先祀罔託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
日重薦者益力銓部仍擬國子監祭酒上特命陞禮部
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再疏辭疾李
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上意乃行又以求退得遷

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乃始受命在國學教胄務先養成器識濯礪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圮廢之用至今猶行之以疾乞致仕疏凡五上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命馳驛歸時六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毋慮千人正德三年吏部薦先生儒術宏深當大用會權奄用事矯令致仕在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有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

建方巖書院賜宗戚昏喪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黨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尙如此所著有桃谿集續眞西山讀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文集詩集論諫錄緦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樂公宋經略使鞅始遷黃巖元末高祖孝子溫良再遷桃谿今隸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贈禮部右侍郎妣趙氏贈淑人考衍封編修累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贈淑人配陳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夭興賓側室焦氏出女二長聘黃侹俱夭次適金忻孫男一必阼興義遺腹子以廕補國子生曾孫男

三從叔父寳慶知府卽逸老先生及弟王城山人續皆以學行重於時云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節慎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蔬食終身不厭故平生不吝義退不樂倖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己奮迅而決之雖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粤自成化以來內閣司禮交相倚藉闇汨朝政士必夤緣依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蹈德迪義高邁清遠之儒不陸沈於下僚則擯棄於草野夫以三原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

之使不得久於其位他可以鎭壓無恐者不啻歐逐矣朝寡廉節習染污風三事九列有媿於具瞻者亦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宏濟大烈以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義易幽貞之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激貪立懦而又何慊乎哉銘曰

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邃墳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維聖之尊持正於家倫義靡忒持正於國忠貞匪石講筵渠渠啟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都棫樸協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聊爾小試尼父天知子輿不遇時不苟合道不虛行用

則鳳翥退則鴻冥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也
有道匪公儒素孰啟其節匪公諄誠孰遺其哲道儆風
虧邈哉黃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汚天台之陽有𡾰崔嵬
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祭謝方石先生文　黃巖黃綰宗賢撰

於乎先生有德斯峻有功斯碩彼人而人不知覆世而
世不識辟彼高嶽生雲而沛滋者弗思而施者亦何伐
也葢世以進取而先生林壑以自拔世以婟婀而先生
方介以自勵世以汙濁而先生玉雪以自潔天日一心
始終大節夫可死者身而有不可死者不得與身而俱
沒也猗惟小子懷舊歸恩注踵貫髮喪不與斂葬不與

紼方嚴峩峩桃谿濊濊千古傷心一慟奚但

遺書

祭禮儀注二卷 明史藝文志入史部儀注類今未見 按桃谿淨稾此書乃謝省撰明史誤也

元史本末 見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伊洛淵源續錄六卷 黃巖志云明史藝文志入儒家類言朱子伊洛淵源錄記周程張邵行及程子門人而止鐸續之起羅豫章從彥至王文憲柏凡二十三人浙江鐸采集遺書總錄云二十二人蓋遺蔡九峰未數也有成化庚子自序初王知府瑞刻板在廣信嘉靖己丑金提學賁亨復與伊洛淵源錄同刊於閩有跋並詳後

名臣事略二十卷 黃巖志云錄分前後二集前集與黃孔昭同編後集則鐸以史事赴召時所著見明史藝文志世善堂書目按千頃堂書目云前集洪武時人別集永樂時人後集洪熙宣德至成化時人赤城新志云黃巖鄉家有鈔本今未見

尊鄉錄四十一卷　太平志云初方遜志欲蒐邑里遺事爲先達傳未就文肅閔中秘書得陳質窗圖志乃本遜志意旁及史傳碑板與故老所見聞萃爲一書今佚

尊鄉錄節要四卷拾遺一卷　黃巖志云四庫全書總目無拾遺一卷亦城新志作五卷蓋并拾遺數之千頃堂書目載尊鄉節錄四卷又尊鄉錄節要五卷實一書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明王弼撰初謝鐸嘗著尊鄉錄四十一卷藏其鄉先達事實弼復以己意節其大略取十大儒五大臣六忠臣十五孝子各爲之贊卷末附拾遺二十事事各爲詩又遺書總錄則謂尚書王啟所修節攷王啟官終待郎未嘗爲尚書且此書己載亦城新志其非王啟所撰無疑再攷亦城新志之例凡文肅自著之書皆不署名第曰某人刻在某處而已後人不知往往以刊書人姓氏爲著書人姓氏卽府志尚不免誤無怪總目之沿其誤也若王啟所撰乃尊鄉續錄因方石此書而續之耳

尊鄉錄詳節十卷　明史藝文志無詳節二字擇因節要太略乃復爲是書劉通判致中黃訓導彥艮爲刊板於書坊以行於世今未見

赤城新志二十三卷 黃巖志云陳筫畄赤城志終宋嘉定癸未此書起宋嘉定甲申迄明宏治丙辰凡二百六十三年之事迹分爲十六目首圖譜表三卷合二志而爲之末爲補遺攷異二卷專補舊志之缺而辨其誤中間風俗宮室典籍三卷亦不以年斷計續舊志者十五卷通前後而書之者八卷其異於舊志者藝文則別爲一編於寺觀仙釋一概不錄有自序自跋及郡守陳相序

宰輔沿革 見千頃堂書目今佚

國子監續志十一卷 初邢讓有國子監志二十二卷鐸續之並見明史藝文志職官類今未見

方石史論 千頃堂書目云載文獻彙編第七十八卷

朝陽閣書目 桃谿淨稾有鐸自序詳後

謝氏宗譜 謝省謝鐸同撰見懷麓堂集有長沙李東陽序謝鐸重修宗譜後序

四子擇言 見千頃堂書目子部儒家類

續眞西山讀書記乙集 亦見千頃堂書目太平縣志云西山記凡四集乙集專記自虞夏至漢唐歷代相業文肅更取宋一朝相業有合於西山攷評者附其後所載皆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大事也今未見

編輯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 黃孔昭謝鐸同輯見明史藝文志寧海知縣郭紳刊

桃谿奏議四卷 見明史藝文志焦竑經籍志

桃谿文稾四十五卷 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又江蘇采遺書目云按此集共三十九卷

桃谿詩稾三十六卷 見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又江蘇采遺書目云此集李東陽所訂共五十五卷

桃谿淨稾八十四卷 合文稾詩稾爲一集蓋晚年定本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是集凡文

四十五卷詩三十九卷蓋李東陽因其舊本再取而芟之故以桃谿淨稾爲名然瑕瑜參半猶不能悉爲刊除也

螘忱稾　歸夷雜詠　汲綆餘誠　浙江通志云按兩浙名賢錄有詩集螘忱稾歸夷雜詠續文獻通攷有汲綆餘誠今按歸夷汲綆蓋用韓詩命名三集殆皆淨稾之初本也今並佚矣

赤城論諫錄十卷　黃孔昭謝鐸同編明史云輯天台人遺文之有關治道者宋十人明六人書總錄云自宋左司諫陳公輔迄明正學方孝孺卷後有謝鐸序自　四庫全書總目云是編裒其鄉先輩奏議自南宋至明初凡十四人文六十六篇又吳芾葉夢鼎二人在宋末亦以言事著稱而奏稾不可復得亦附名於後略載其出處行事以存其人焉

交游別錄一卷　黃孔昭謝鐸同編以林克賢將僉憲福建因取嘗往來詩於克賢者錄以遺之以識久要之誼見三台文獻今佚

赤城詩集六卷（黃孔昭謝鐸同編府志作林克賢編誤也所錄郡人詩起宋左緯迄明鄔望凡五十九家詩三百六十一首太平志稱其抉擇極嚴詩不多而皆精美可傳應憲副志欽李太守崇信刻之廣東林僉事一中又爲下建陽書坊重刻赤城新志云有板在郡齋）

赤城詩集補遺五卷續編八卷（赤城新志云俱黃巖知縣李棨刊按李西涯集宏治丁巳文肅以南京國子祭酒致仕家居因修台州府志更采爲新集起唐會昌以迄宏治得詩五百八十四篇今未見）

赤城詩集十八卷（此書合舊集補遺續編爲一集起唐項斯迄明陶脏凡一百五十三家詩凡九百八十五首宏治壬戌八月李東陽序鐸自書後）

赤城後集三十二卷（黃巖志云方石既撰赤城新志因倣林表民赤城集之例舉記序傳志之文萃爲一編刻板在郡齋今有鈔本凡記九卷傳志十七卷序跋七卷內如上分縣封事雜入記中蓋以無類可附若遺後庵春雨庵松桂軒等記及謝孝子傳序雜入傳志中疑寫官所竄亂也）

伊洛遺音 太平志云方石既撰伊洛淵源續錄又取諸儒所爲詩凡一百五十七首錄爲此集寄廣信太守王艮玉瑭刻之浙江通志入儒家類

方巖書院詩一卷 栝蒼潘待詔辰爲序錄後

總山集七卷 皆謝氏墓亭詩王知府弼刻板在興化台州外書謂即挑谿淨業誤也

棣竹吟情集 文肅錄其叔父寶慶太守省王城山人績與已唱和之詩新喻傅侍郎瀚序

三亭雜詠 三亭者望海亭仰高亭釆藻亭也皆在會稽庵側是編錄其與李西涯等唱和之詩亦傳瀚序

同聲集三卷 謝鐸李東陽同撰見焦氏經籍志李東陽書後

右書其三十五部三百餘卷除複重同撰不計外得

書二十部二百六十九卷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晦庵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旣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乃復取其平生出處履歷之詳以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萃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旣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勉齋所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道者定爲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於是爲大而是錄之

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過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過與不及之不同而其爲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耶然自是以來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夷狄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葢其佛老之眞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爲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錄其概而摭其說如此後之君子儻有取焉

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成化庚子春正月吉
旦黃巖謝鐸謹識於長安西館

題伊洛淵源續錄後　桃谿淨稾

昔宋太史公景濂有言自晦庵文公紹伊洛之正統號
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偏大江之南而台
與婺爲特盛婺之學實始於何文定公基基得之黃文
肅公榦榦則得於文公者也文定公一傳而爲王文憲
公柏再傳而爲金仁山履祥又再傳而爲許白雲謙台
之學實始於南康石公子重子重介南湖杜公煜與其
季方山公知仁以及訥齋趙公幾道皆親登文公之門
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爲丞相清獻公範再傳而爲玉峰

車公若水玉峰則又締交於文憲王公而壽雲黃公超
然則又往來師友於其門者也太史公又謂方公克勤
之在吾台其殆聞而知之者然則希直公之親得於父
子間者亦可知矣今是錄於婺止列何王二公於台亦
不敢輒列清獻玉峰諸公者竊亦自附於多聞之闕而
愼言之耳是錄之成葢久惟藏之篋笥時備檢閱以致
吾景仰之私而已實未嘗敢妄出以視諸人人也今年
春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艮玉書來讓予以尊鄉錄之刊
若獨有私於王興化存敬者乃不得已謹取而應之艮
玉篤好古學今其所守正鵝湖之地是錄之出安知其
無如昔賢之辨者艮玉其尚有以處之哉

重刊伊洛淵源二錄跋　臨海金賁亨汝白撰

嘉靖己丑余董學事於閩懼弗德無以率先諸士乃取伊洛淵源錄及續錄合而刻之咸俾觀焉庶幾有所興起而自得師若徒獵取以供較藝是爲閩生一贅事也是余重得罪於諸先哲也諸士子念之臨海高賁亨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伊洛淵源續錄六卷明謝鐸撰是書所錄凡二十一人益繼朱子伊洛淵源錄而作以朱子爲宗主始於羅從彥李侗朱子之學所自來也佐以張栻呂祖謙朱子友也自黃榦而下終於何基王柏皆傳朱子之學者也然所載張栻等七人則

全錄宋史道學傳呂祖謙等七人則全錄宋史儒林傳李侗等六人略采行狀志銘遺事其輔廣一人則但載姓名里居僅數十字而止尤爲疏略按廣卽世所稱慶源輔氏明一統志載其始末甚詳鐸偶未攷耳明史鐸本傳載其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時上言六事其三曰正祀典乃請進宋儒楊時而退吳澄爲禮部尚書傅瀚所持僅進時而澄祀如故夫澄之學雖曰未醇然較受蔡京之薦者則有閒矣鐸欲以易澄蓋以道南一脈之故而曲諱其出處也然則是錄之作其亦不出門戶之見矣

國朝名臣事略序 桃谿淨稾

嘉業堂刊

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斯理也亦勢也世至於元世變極矣秦隋五代之暴且亂葢不若是甚也噫此我聖祖再造乾坤之功所以跨唐軼宋追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之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在泰有上下之交在復有朋來之助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相桓攘夷者不過一楚而已吾夫子猶動色稱之況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凡親被其賜者亦烏得而忘之哉曩予病廢無事旣爲皇明鐃歌以賛詠聖祖之功復取諸臣之謨謀勳伐行業文章足以

丗禪一代太平之治者稡爲此編以致仰戴之私未幾以史事赴召至京邸間有示余所謂國朝名臣諸贊者雖其間不能以不異而益得見所未見因取其在永樂中者爲別集又取熙宣以來至今日者爲後集而以舊所稡者爲前集乃總題之曰國朝名臣事略而各著其實於篇不敢加一詞焉第恨載籍缺遺聞見寡陋不能無挂一漏萬之失尚論其世以補其所未備後之君子將必有慨然於斯者矣

尊鄉錄序　桃谿淨稾亦見節要首頁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葢古者帝王率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

漸而人材之興繫焉譬之梗楠豫章雖不能不產於深山窮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葢亦眾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勳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貧窗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葢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而卒未就自是以來寖復放失凡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壓一世以爲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慨哉成化乙未鐸閱中祕書乃得貧窗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

粹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誣先正若乃攷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成化丁酉閏二月十有六日郡後生謝鐸謹識

尊鄉錄詳節引 桃谿淨稾 又有書後一首不錄

詳節節是錄之所未節者覩節要而詳之葢以是錄過於繁而節要失之略故不得已而復爲是非別有所區別也昔溫公既爲通鑑而自病其繁因掇取精要之語以爲目錄既又病其太簡乃復爲舉要歷以適厥中噫蕞爾紀錄曷敢妄窺大賢之述作惟夫裒多益寡詳取而愼節之在是錄固有所不可得而已者耳舊錄四十

一卷節要四卷今別爲十曰儒林曰文苑曰宦業曰科名曰孝友曰節義曰隱逸曰貞淑曰僑寓曰官守各以其類爲卷直書其名而不諱者本赤城志亦史法當然也

尊鄉錄節要引

孟子論尙友之道必自一鄉始蓋一鄉者天下之積未有媿於其鄉而可進其善於天下者予驚下竊不自安於今之人因取所謂尊鄉錄者節其要凡吾台先正諸君子之足師法鄉慕者各爲贊以識吾私噫諸君子非一鄉之士雖進而上及於古之聖賢亦未必不由於此然謂古聖賢之道止於此則非諸君子之志而亦豈所

望於後之人哉節其要作吾台先正諸君子贊曰十大儒曰五大臣曰六忠臣曰十五孝子各以其類見焉

尊鄉錄拾遺引

拾遺拾節要之遺者以繼諸贊之後葢感發懲創之際莫先於詩故特取其故迹之足爲勸戒者以詠歌焉因其迹以及其事因其事以思其人則所以油然於吾心將有不能自已者故雖一事錯出而異義存焉者亦不敢廢然謂所不廢者止於是而足爲勸戒之助則固有所不敢也

按桃谿淨稾有台州雜詠二十六首皆詠台州之故迹此節錄二十首附節要之後又按節要拾遺二引皆當在詳節引之前

赤城新志序

郡守海陵陳相撰

台爲文獻之邦舊矣蓋兩浙諸郡恆莫之先焉宏治甲寅秋予守茲土每欲索郡志以攷文獻不可得訪諸父老咸曰昔宋嘉定時有赤城志乃國子司業陳賞窗先生手編也事實詳明顛末備具千百年之文獻一覽可知奈何宋季涉元書與板刻委之劫灰間有存者亦多殘缺無足攷據自嘉定至今又幾三百年矣其間或作而未成或置而不問遂成缺典予憮然曰是誰之過歟守之過也於是汲汲圖欲修之復訪諸監丞陳公旅長史應公璧僉謂司成謝先生鐸昔官翰林兩修國史文章炳炳在天下今致仕家居杜門不出欲修郡志唯斯

人爲宜予曰公論也遂飭禮容率同僚拉儒宿遠造其門先生概然曰吾素有志於是第未能借力有司以成之耳又曰筆削不敢不公去取不敢不當唯在子堅定厥志不爲衆論所惑以底於成固一郡之幸也予曰敢不如命既退聚吏書人役於方巖書院以給繕錄先生遂以舊謄閣本證以僅存殘編爲赤城舊志自嘉定歷元明旁搜遠紹賢哲無遺掇拾節要典章悉具爲赤城新志刪剔誕謾蒐羅精英爲赤城前後集累閱月而始告成爲噫繼賓窗之功於幾墜之餘著文獻之懿爲垂遠之計使官守有所戒士夫有所勸風俗有所勵而一郡之文獻不致泯滅者先生之功也其有功於台豈小

補哉先生命余序之余媿不能文又重違其命故强述
一二以紀歲月云宏治十年歲次丁巳菊月朔賜進士
出身中憲大夫知台州府事前南京戸部郎中海陵陳
相序

赤城新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家之有譜國之有史不可一日缺焉者
也史缺則無以昭憲章垂鑒戒譜缺則無以敘彝倫敦
族屬志缺則一郡一邑之典刑無以攷而文獻不足徵
矣有志世道者而不此之務奚可哉雖然昔人謂述作
之難莫先於志是志固不可以不作而尤不可以妄作
不作則缺而已缺猶將有起而繼之者妄作則誣誣則

是非混淆眞僞錯雜雖有繼者亦將無以善其後矣故與其妄也寧缺而作者愼焉後世雖良史若司馬遷君子猶謂其紀帝王世緒以堯而下傳四世之孫舜以舜而上傳四世之祖禹雖善譜若歐陽子君子猶謂其圖廬陵世譜自詢至琮餘二百年而爲四世自琮至觀僅百年而爲十六世噫賢如二公區區世次代緒之閒猶不能以無憾則所謂述作之難者亦烏得不愼而苟焉以妄也哉吾郡赤城志刱自宋國子司業篔窗陳公未幾吳公子良輩繼之至元乃有章嘉者悉更其舊而名之曰天台郡志當其時已有覺其妄者尋改而爲元統志矣然其書今皆不傳所傳者獨篔窗志耳自是以來

不惟代鮮作者而并其舊所傳者亦鮮或克見成化庚子郡守劉公忠始屬教諭盧公守仁踵為之未就而劉以代去越十年馬公岱至更舉以屬於予予屬稾未半而馬復以免去束其稾又五六年矣今郡守海陵陳公相至以為更數百年之缺典莫有繼者雖繼莫有塵其力以底於成者乃於政治之暇率其僚同知陸君琪介監丞陳先生旅不鄙而復以屬於予是固有志世道而不汲汲於簿書條格之間者矣況予生長是邦又安敢以不能之故而故違郡侯之命也哉因顧謂公曰質窗之所删而傳者今固不可尚矣是用存之以為舊志若乃其不傳者蓋亦有所不必傳姑復別為新志以附質

簹之後何如公與陳先生皆不以爲不可乃取舊稾删定之爲二十三卷又凡幾閱月而告成焉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又寧知無如司馬歐陽之竊議其後者乎議不議不敢知然一郡之文獻不可自我無所徵而太守公之意不可以虛辱遂卒勉而爲之以俟諸他日宏治丁巳秋八月既望賜進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侍講兼修國史經筵官致仕郡人謝鐸序

赤城新志跋

右赤城新志二十三卷實繼篔窗舊志而作故所紀載皆斷自嘉定十六年始惟圖譜表三卷則兼采舊志以總所在而不容以年斷也補遺考異二卷亦因舊志以

作而閒及於今初六縣各以其志來上無慮百數十卷諸家又以其文與詩來者數實倍之而其勢未已堆案山積衰病之餘茫無下手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厓德高南郭紈檢閱參校以相其役遂開局於方巖書院凡再歷寒暑而功始告成爲副在書院而正本則上之府於是太守公又方幷取舊志鐫刻樵印相與並傳於乎吾台千數百年之文獻於是乎不至於無徵矣宋有青社齊公今有海陵陳公誠所謂莫爲之前莫爲之後者矣其有功於吾台也不亦大哉獨恨余詞蹇劣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將復爲文獻之累此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耳宏治丁巳秋八月十有一日郡人謝鐸識

於方巖書院

朝陽閣書目序　桃谿淨稾

成化戊子冬我先人既作貞則堂以祇奉先大母之訓則特於其東闢藏書之閣曰朝陽閣葢念先高祖孝子府君之遺書無幾而深有俟吾子孫於無窮也越十有三年庚子先人棄諸孤鐸歸自官遂以中祕暨四方所得書置閣中閣中遺書獨尙書西漢書韓柳李杜集各一部皆殘缺不完憶兒時尙及見先曾祖德一府君在廬州效杜子美七歌詩皆墨稾而今不可得矣昔人謂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鐸固未能讀者而幷其書失之豈不重可惜哉乃以所存與今書類藏之葢自

列聖訓詁六經子史以及漢唐宋諸名家之作具在已
無慮數千百卷矣或曰聖人之道至六經而止學以至
乎聖人之道而奚以多爲哉予曰不然天地事物之理
家國治平之道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以至禮樂
食貨兵刑之類葢皆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麤者苟
非參攷而博求之則固無以體其全而究其極也若曰
所求於書者不越記誦訓詁詞章之閒以釣聲名媒利
祿而已則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
心愈放是奚以多爲哉噫考亭朱子之訓吾徒所當世
守以爲家法者也不然則頓悟之學雖六經亦贅疣耳
鐸從諸父太守先生與一時海內名士讀書四十餘年

日有媿乎此而未知所以終姑次其卷帙目錄如左以不忘吾祖父之志以俟吾子孫於無窮而已矣

續眞西山讀書記乙集引　桃谿淨稾

西山眞文忠公讀書記甲乙丙丁凡四集其乙集專記歷代相業自虞夏迄於漢唐以正己格君謀國用人四事攷其是非優劣上下數千載閒治亂之機具在而公經世之心亦略可見矣公生宋季卒不克大用以盡酬其志故載之空言有如此者鐸嘗讀其書悲其志閒取宋一代相業有合於公之所攷評者錄其一二以附漢唐之後蓋將明公未盡之志有待於後世者庶其在此非敢有所竊附以僭踰於其閒也嗟夫公承濂洛關閩

諸先生之緒諸先生且未嘗一日得公之位以試其所謂相業者於公何憾哉於後世亦何憾哉

桃谿雜稾序　茶陵李東陽賓之撰　懷麓堂集

余與方石先生同試禮部時已聞其有能詩名及舉進士同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見所作京都十景律詩精刻有法為保齋劉公□嵒柯公所甄奬又見其經史之隙口未始絕吟分體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余少且劣心且媿畏之同官十有餘年先生學愈高詩亦愈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愛我日至每有所規益必盡肝肺見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憂去謝病幾十年每恨不及亟見見其所寄古樂府諸篇奇古深

到不能釋手比以史事就召盡見其桃谿雜稾若干卷乃起而歎曰詩之妙一至此哉夫學有二要學與識而已矣學而無識譬之失道兼程終老不能至有識矣而學力弗繼雖復知道其與不知者均也漢唐以來作者特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後世肩差而踵接者代亦不過數人其餘冥行窘步卒歸於泯滅澌盡之地者不知其幾也世豈患無詩哉患不得其要耳先生蚤負絕識雖古人詩鮮或意滿而自視亦嚴甚命志帥氣顧劣者所不及則其屣脫靡靡力起頹廢以至於此也豈非世之所必傳哉或乃謂古今文章局時代關氣運斷不相及遂不復致力其間亦自棄之

甚矣然此猶以體格言之又嘗觀三百篇之旨根理道本性情非體與格之可盡先生好古力踐深猷遠計發而爲言者固其所自立也又何獨歸之時代也乎然於此見今日之盛有古之所謂獻者非徒文也亦以見先生之賢斷有以立乎世者而非徒言也余無似懼終不能自振以名託交游爲幸因序論之先生姓謝氏名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累官翰林侍講號方山後更號方石桃谿其所居地也

桃谿淨稾序　上元顧璘華玉撰

或問謝文肅公之文璘曰醇氣之積也夫文章盛衰關諸氣運而發乎其人非運弗聚非人弗行豈小物也哉

昔周之盛也文武成康迭興謨訓雅頌之辭爾雅深厚意若有聖人之徒操觚其閒何其若是善也幽厲以降辭命寖繁黍離板蕩之篇氣索然矣非行人史官矯誣眩衆則羈臣棄士哀鳴悲思以抒其憤懣者也即國家何賴乎是故覼文體之險易可以知氣運之盛衰而人材由之矣惟我皇明聖祖神宗履道敦化至憲孝二朝盛矣禮樂聲教之澤醇龐湛濊蓋天地一大運會也時則有鴻儒宿學出乎其閒吐發正義抒宣宏辭以潤色治理培植道脈何其符合與如邱文莊公程篁墩公吳文定公李文正公及謝文肅公與今存者不述皆臺閣之望儒林之宗也攷量德義其淺深厚薄何如哉蓋不

侯百世乃可知也璘執此仰歎有年矣比來守台州文肅之孫必阼見其遺文若干卷葢文正所選定者其文明健閎博根柢經傳以綱維人倫爲宗以剖白事實爲用以抑揚邪正爲志以遺遠聲利爲情詩與文同志合發情止義之則而鍛鍊馳騖莫爲有無葢其所負者獨遠大矣嗚呼公居朝汲汲於爲忠而常恐媿乎其祿居家汲汲於爲義而常恐媿乎其生是以方進而輒退既老而益勤充其極雖周召由是也豈不曰聖人之徒乎璘故曰醇氣之積合世與人言之也僭踰之罪無所於逃所冀同好之知我爾曰桃谿淨稾仍舊名也刻在學宮正德辛巳仲春既望守台州姑蘇後學顧璘謹序

赤城論諫錄序　莆田周瑛翠渠撰

台爲州萬山中羣賢出多能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而其論諫亦往往達治體識事幾忠愛誠懇明白剴切足爲後世諫官法程甚矣台之多賢也葢他州莫之或先也成化十五年冬瑛入京師台有仕於朝者若吏部黃先生世顯翰林謝先生鳴治相與來視瑛曁日出赤城論諫錄屬瑛敘之瑛奉而卒業焉葢皆二先生輯錄其鄉先正自宋左司諫陳公輔以下十數人奏疏共爲一編者其意將以詔告天下後世而與謀人家國者共之不但成其鄉多賢之譽而已也顧瑛譾薄何足以敘羣賢之言雖然瑛嘗聞之天下之事有幾有勢有

形幾善惡也勢輕重也形治亂也幾動則勢趨勢趨則形就是故幾動於善則天下皆趨於善矣天下皆趨於善善重而惡輕及其至也而治成焉幾動於惡則天下皆趨於惡矣天下皆趨於惡惡重而善輕及其至也而亂成焉夫治亂固有形也而其始也係於善惡之幾知其幾者其天下之至明乎用其幾者其天下之大勇乎故謀人家國而救其幾者上也救其勢者次也救其形者又其次也當時羣賢論諫或在於草昧之初或在於治平之後或在於存亡危急之秋其所敷陳非迷於幾也所值不同也所值不同而猶汲汲以救焉者此愛君憂國之至者也後之君子有志天下事者讀其書體其

心審其幾而用之天下其永安哉此則二先生集書之意亦當時羣賢惠澤及人之餘也是歲已亥冬閏月甲寅後學莆田周瑛序

題論諫錄後　桃谿淨稾題作書赤城論諫錄後

鐸既輯吾台先正諸君子言行爲尊鄉錄又輯其文與詩爲別錄既又謂其繁而猶或莫之備也乃與文選黄君世顯取其文之有關治道者爲論諫錄葢古之君子修德立言得以攄發所蘊以告於其君以成其功業於天下者莫先於此禹皋之謨伊周之訓皆是物也三代以降不獨君鮮以此望其臣而臣之所以告其君者亦異乎是故漢唐上下數百載閒卓然自立若董仲舒賈

誼陸贄者僅僅可數惟有宋諸賢一時論諫之風號爲極盛以至於我國初猶有存者觀之吾台一郡而天下可知矣然或者於諸君子猶有不盡用之歎夫誼之言不用於文帝而行於武宣之後贄之言不用於唐至宋之世乃有舉以告其君者然則諸君子之言又烏知其不用於今日哉噫予小子則何敢知此固諸君子惓惓不盡之忠有待於天下後世者也是錄凡在宋者十八在我朝者六人爲文六十六首總之爲十卷其出處之槩具見於右讀者庶得因言以攷行閒有得其行而不得其文若吳康肅公葉信公者則亦存其人以俟錄既成乃從僉憲林君一中鋟梓於閩以與天下之士共焉

成化己亥冬十一月朔晚生黃巖謝鐸謹識

題交游別錄後　桃谿淨稾

右交游別錄詩七十四首皆予與黃君世顯所嘗往復於今僉憲林君一中者因錄以贈林君之行世顯旣序諸其首復俾予繼其所欲言者於乎予三人者之交蹤跡之相忘誼分之相合施之不爲恩逆之不爲忤近之不爲親遠之不爲疏日告之不自以爲忠日規之不見其爲數凡若是者言可得而盡邪然而一或相遠雖骨肉至親未有不假言以通意者一中之行自今日遠詩之錄固自有不容已者而其所以言則固不在詩也昔柳子厚顧與其友劉夢得易播昌黎韓子亟稱道之以

夸詡後世噫是特有感於里巷市井之交亦何足多哉所貴乎君子之交者道誼素定不爲予厚夢得之黨以自取禍敗則其他蓋餘事耳不然雖身殉其友若田光荆軻者亦何足多哉始予與世顯爲布衣之交若儒珍陳君者蓋十人詩特於一中往復者得在錄要皆一時漫興之作意之所至不復更易以著其實工拙蓋未暇論也

赤城詩集序　李東陽

詩之爲物也大則關氣運小則因土俗而實本乎人之心也古者道同化治天下之爲詩者皆無所於議暨其變也世殊地異而人不同故曹豳鄭衛各自爲風漢唐

宋之作代不相若而亦自爲盛衰逮至於元其變愈極而其閒賢人義士或奮發迅厲爲感物言志之音者益隨其所得而成焉然亦鮮矣夫自樂官不以詩爲教使者不以采詩爲職是物也若未始爲天下之重輕而所關者固在也然則不得與於天下者因其所得而求之亦罔非君子之心哉浙之東有州曰台古赤城郡地也其人固多能詩吏部郎中黃君世顯翰林侍講謝君鳴治誦其遺篇而胥歎曰此吾鄉文獻之懿其不可以廢乃輯宋宣和閒至我朝洪武永樂得數十人人得若干篇爲六卷名之曰赤城詩集初宋理宗時有林詠道者嘗輯爲天台集今刻本不傳天順初國子學錄張存粹

輯黃巖英氣集而不及旁縣至是始粹然成編予得而觀之其音多感慨激烈而不失乎正蓋宋元季世甲兵饑饉迄無寧居國初一統甫定而其君子猶有感時悼昔之意風標義槪或出於憂患疢疾之餘者皆可得而見也若唐項斯宋楊蟠之徒皆以詩名而世遠不可究故存者左經臣而下不過數十人使數百載之閒有如二君者時輯而錄焉當不止是以其止於數十人也則及是而爲之其容以後乎哉二君將以是詩屬其友按察副使林君一中鋟梓福建復懼其未備將益蒐輯以爲續集今文教日隆作者彙出方大鳴太平之盛其或有繼二君之志者雖百世可也

赤城詩集跋　桃谿淨稾

赤城詩集六卷凡爲詩三百六十一首皆吾台先正諸君子所作也諸君子言行之大者鐸旣著之爲尊鄉錄又取其文之關涉治道者爲論諫錄文選黃君世顯又以是爲不可缺也於是而是集成焉昔者先王之世列國各以其詩隸之樂官以備觀省以風化天下而因以爲教後世之詩體旣屢變用亦不同獨其所謂攷俗尚知政治者葢可得而推是集起宋季歷元以至於我國初如久勞而息如久病而蘇如窮陰沍寒而繼以陽春如驚風駭浪而躋於平陸治不忘亂樂不勝憂故作者往往憤激悲壯多閔時病俗之意而其要率皆歸之倫

紀名教讀之可使人感發而興起也然則吾台一郡之俗尚與其所繫以爲政治者亦豈不略可見哉初是集之成應憲副志欽李太守崇信嘗鋟梓廣東矣僉憲林君一中病其字之訛而傳之未遠也乃重爲校正下建陽書坊刻之以益廣黃君之志若夫攷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予也又不能不以吾邦之文獻而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因識其末以俟

書重刊赤城詩集後 十八卷本

成化己亥予與故亞卿黃公世顯輯吾台諸先正詩爲赤城集內閣西涯李先生嘗爲之序旣梓行矣宏治丁巳予致仕家居重修郡志因取而觀之謂其有關於志

也而猶有所未備乃更加采錄以爲新集舊集六卷起
宋宣和至我朝永樂詩凡若干首新集十三卷起唐會
昌以迄於今詩又凡若干首越六年壬戌予赴召復官
國子暇日偶閱二集見其新集參錯無序且板刻大小
不倫因請於西涯先生點竄删定合爲一集凡爲卷一
十有八爲詩九百八十有五作者凡百五十三人雖所
錄不遺於近而其存者不敢輒及以蓋棺之論未定而
詩亦未備也既成先生復更舊序俾重刻之庶幾與郡
志並行而亦或以備吾台文獻萬一之缺間有疑之者
曰郡之所載據事實書以垂監戒而詩之所取徒以其
詞未必皆有德之言也而顧有及於是何哉予曰不然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則其言之所形不能無是非今之爲詩雖或不得皆如
古者列國之風悉陳於上以考其政治俗尙以行其勸
懲黜陟之典然學者卽是以觀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
則亦豈非勸懲之一助也哉況言不以人廢而葑菲並
采使後之人得以因言而攷行則所謂監戒者蓋亦存
乎其中矣方今聖明在上重熙累洽禮樂百年而後興
固其時也又寧知觀風之使不以此爲職樂官之隸不
再見於今而大行其勸懲黜陟之典也哉姑摭見聞用
存一方之詩以俟舊集刻於故福建僉憲林公一中茲
將謀之亞卿之子今文選郎中汝修厲其所親蔡汀州

從善重刻之汀州吾黨士其樂善之心僉憲公亦豈得而專美之哉宏治十五年秋八月既望郡人謝鐸識於橋門之東廂房

赤城後集序

台故有赤城集宋林表民氏之所輯錄凡文章之有關吾台而郡志不暇載者咸在焉蓋志之於文章具載則繁繁則無以示其要不載則缺缺則無以攷其詳故不得已而別爲是集將以備郡志之缺而歸其繁於要也或者乃謂文章末技載不載殆不足爲志之有亡是不然文章道德之英華而功業之在天下後世未有不待是以傳者故不朽之論雖不能不後於功德而究其所

繫反或有重於彼者然則欲攷一郡道德功業之所在與夫政治俗尚之異同沿革興置之顛末非此其何以哉用是取其自林氏輯錄以來凡爲吾台而述作者輒次第之以爲後集昔人有言文章不關世教雖工弗取是集之關世教不關世教不敢知如用以存吾邦文獻之舊以終太守公作志之意庶後之人有徵焉是亦寧知非世教萬一之助也哉宏治丁巳秋九月朔旦結銜與志序

同郡人謝鐸序

伊洛遺音引　桃谿淨稾

予嘗讀伊洛諸書見其精深奧博茫無涯涘因取其詩日誦之而涵泳焉得百五十七首萃而錄之曰伊洛遺

音或疑詩人有志者所不屑處刱伊洛之道顧於此而求之不亦左乎是不然虞廷之賡歌周室之進戒古之所謂大聖大賢者詩固在所不廢伊洛之詩亦豈外是以爲道哉獨怪世之冒伊洛以爲名者其發而爲詩不曰太極則曰陰陽不曰乾坤則曰道德不曰鳶飛魚躍則曰雲影天光往往以號於人曰此道學之詩也是詩一出遂使詩家者流指爲口實以吾儒爲不識詩有若顧子敦者乃欲與伊川讀通典十年噫不亦重可笑哉昔者趙括徒能讀父書而一將輒敗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所向無敵是則以道學爲詩者固不足爲知詩而以吾儒爲不識詩者又寧知詩之所以爲詩哉予生也

晚固未知伊洛之學亦不敢自謂能知伊洛之詩者姑錄所見以示今年秋吾友廣信太守王君艮玉乃以書來索予詩予詩豈足以示人而以涴吾艮玉哉因取是編以應或者艮玉刊之郡齋與淵源錄並行以竊自附於三先生論事錄之義則亦豈非欲知伊洛之學者所願聞哉

方巖書院詩序　景寧潘辰時用撰　赤城後集三十三

方巖書院詩一卷凡若干首翰林侍講方石謝先生之所集也成化庚子先生以憂歸黃巖服闋不起日讀書於會總庵庵在所居之東杜山去杜山不數里而近是爲方巖先生讀書之暇則以教其宗戚鄉黨之子弟於

是從游者衆因增築傍舍以居旋圖爲書院將請其季父寶慶公主教其中而左右之宏治改元詔修先皇帝實錄先生乃以史官赴召遂弗果因留貲屬其宗叔怡雲翁踵爲之今年夏翁報書院落成先生聞之喜以其面方巖之勝名之曰方巖書院乃賦詩二章以寄意且以酬翁一時名公如李西涯吳匏庵皆爲和章以相之先生卒爲此卷閒以示辰辰讀之則歎曰於乎古道之不復也久矣古者一道德同風俗上無異教故士之所學者無異術凡其扶人紀昭帝衷興道致治以爲天下者皆其平居之所講畫者也後世教化不明人自爲學往往衒詞章矜名勢趨利與祿而不知止其高者則亦

潔己自好與世杜絕視斯人之善惡休戚若將浼焉而不略關其意於乎古道之不復也久矣書院之設其亦教化之源爲道德風俗之計乎益先生爲學務求斯道之大而無益之書未嘗一經於目先生爲教務盡躬行之實而苟求利祿之言未嘗一出諸口天下率以道義高之而先生則欿然不自足也將見台南之士仰其風歆於鼓舞作興之餘不惑於異術不奪於外誘曉然知所嚮方庶幾人極賴以不墜帝衷賴以不泯是詩也誦而傳之則先生之澤雖日百世不斬可也抑吾聞先生往年嘗抗疏論天下事思以其學兼濟一世而剛介寡合故雖在朝署而退修之志爲多明年且將復歸與賓

慶公講學於書院志則偉矣而辰竊有所請者今天子明聖側拔俊良以圖治化風聲之所鼓盪氣燄之所薰蒸信轉移世道之一機也賢如先生者宜在左右以贊維新之政彼一鄉一族固道德風俗之所係然亦烏足以盡先生之所學哉矧寶慶公耆年碩德師表後進於休致之餘則書院之教可以專主之而先生不必以身親之矣辰不佞僭書此於卷端蓋以天下之重望先生或者先生不以余言爲贅也

會緦庵詩序　莆田陳音師召撰　赤城後集二十三

黃巖謝氏居邑之桃谿寶自孝子伯遜公始去桃谿不二里曰杜家山孝子之墓在焉墓之西北且百步許爲

孝子之子原穆君之墓二墓之閒有閒原孝子之曾孫世懋始得之世懋卒其兄寶慶守世修既致政乃與其從兄封翰林編修世衍甫作庵其上歲合其族人而祭之曰會緦庵庵成既自爲記復爲詩一章以貽編修公之子侍講鳴治閒出以示同志之能詩者皆續而和之既成卷而又屬余序夫自高祖以至於曾孫其世則由近而寖遠其情則由親而寖疏其服則視其世與情而爲隆殺殺而至於緦緦而至於無服則愈遠而情愈疏矣君子有不得已焉會緦之庵所以合疏以爲親者其仁孝之意遠矣推是意也則凡吾祖之墓雖一木一草亦將培植而愛護之況吾祖之子孫也哉愛之也至則

其爲思慮謀畫也必詳富不遺貧而思以給貴不遺賤而思以振賢不遺愚而思以教凡可以致力於吾祖之子孫者無所不用其情以是爲心則雖降緦以至於無窮亦相與篤厚而不忘而況今日緦服之未盡也哉賓慶諸兄弟益得仁孝之道於家傳者孝之道可以敦理成俗而其極可以感天地格鬼神謝氏之盛固孝子之澤而今日之傳緒與夫後世益保守維持於不墜者亦豈非孝子之所望也哉諸君之詩皆爲斯庵而作其詞旨優柔深遠三復諷詠使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謝之子孫能珍藏而世守之亦敦家肥族之一助云

緦山集後序 桃谿淨稾

嘉業堂刊

總山集集凡所以紀述詠歌於茲山者首會總庵見山之所以名次孝子府君墓見庵之所以名次方巖書院見於此而藏修焉次三亭雜詠見於此而游息焉次墓祭學田見所以左右乎此山者不廢次宗派孫子見所以源流於此山者無窮凡為文序記表志題跋若干首為詩聯句次韻五七言古絕律又若干首益自洪武永樂以迄於今皆一時賢士大夫之所述作總之為七卷集既成叔父太守先生顧而歎曰若知茲山之有今日乎昔我孝子府君之卜葬於是也蓋猶在國初擾攘遷徙中一墓之外固非己有迨至天順而始有茲山又至成化而茲山始有庵乃今宏治改元則庵之外復有書

院有亭池以及門路之標表有若是者葢我國家承平之久而吾祖之積累亦已百年於是茲山之所宜有者始與墓稱而紀述詠歌之得於遠近見聞在諸公亦固有不能自已者矣吾與若等曷敢忘之而不益思所以延永茲山之名於不朽乎鐸曰古所謂自立於不朽者不以德則以功不以功則以言然則山之於不朽也亦固有若是者哉先生曰匡廬之山以李白之詩顯天台之山以孫綽之賦顯永州之山以柳子厚之文顯況尤有大於此若歷山之聖德塗山之神功者耶吾與若既未能上窺聖賢之德業而又無二三子之文章則所以不朽茲山者誠不能不有望於諸公若乃挾其區區自

信之過而以爲足以不朽也不亦誣茲山也哉抑豈吾祖宗之望於後人者哉鏗曰諾謹鋟諸梓以藏諸山中以無忘諸公之德以爲吾謝氏子孫百世之寶乃若先生所自著與鏗之所形穢於諸公之旁者在茲山或不可缺蓋亦有不能自已焉者若曰以是而將竊附於不朽之地則其爲茲山之累也不亦甚乎先生曰然遂幷書之以識諸其後

跋緦山集後　汪循　仁峰集

方石先生始以是集見屬於太守文侯也不以循爲不肖貽書俾循與聞校讐焉余駑無能爲役慚辱雅命既而文侯卒循白諸通守黎侯偕平陽楊君終其事以復

命於先生先生復遺書俾循識數語於末以見集事之難而致後人祇守不忘其初以傳無窮之意而其詞曰茲山千數百年之靈祕悉發於此吾祖百數十年之積累悉萃於此而一旦成事假手諸君於予心能無德乎嗚呼循何敢貪先生之功是集之傳又豈草蕪之言所敢贅也第三復書詞於中不能無感焉夫有此山川之靈而後有此人物之秀有此人物之秀而後積累有此行蹟之偉靈祕所鍾積累所到而後篤生賢哲如先生者有賢哲如先生者而後能徧交天下之賢而來紀述議論歌頌之美而成此編然則是集之傳夫豈偶然哉茲山靈閟開闢未有萬數千年而始發洩於茲反若有

俟於人者固茲山之幸抑足昭我聖朝文明之治超軼於前代也不亦遠哉其所記皆道德之懿其文皆性命之純咸本於天而古人所謂不朽者天下後世凡有血氣者莫不知誦而寶之興起而得之觀感之餘矣矧先生之世世子若孫耶不然雖咸陽之鼎鄴都之碑且不知其處矣矧板刻之足恃耶

棣竹吟情集序　　新喻傅瀚日川撰　　赤城後集三十二

予友侍講鳴治謝君暇日示予詩一編蓋其諸父寶慶太守世修王城山人世懋暨侍講君三人之所唱和者予受而讀之詩皆清苦激切有古作者風致其閒雖多離合憂喜之故而問遺往復未有溺於私者其於世故

無小大無難易無遠近顯者不忘學而晦者不忘當世一皆於詩焉發之期待戒勉之情彼此合一君子謂唱和之詩莫之或先夫詩本性情者也詩而不本性情則補綴琢削之閒穠纖輕重必有人可得而移易之者適然遇之非不足炫燿俗目然於世教於身心何與哉唐之人名詩多矣惟杜子美緣物賦事渾厚切實論者稱爲詩史以杜詩性情之發也發而皆本於杜謂非謝氏諸君之作得耶雖然不獨詩也聞謝氏黃巖故家國初有稱謝孝子者太守曾大父也世世有宿學逮太守王城侍講次相授受其家學益傳以盛孝友忠義之篤惷信能見諸行者不獨詩也詩之工猶世所難而況不獨詩

哉則吾謝氏諸君視予美不猶愈耶文視人以爲輕重如斯集者其傳後必矣詩自成化丁亥至辛卯之八月凡若干篇爲三人詩自時厥後凡若干篇則王城已亡爲二人詩繼於今者其篇章尚未艾也題之曰棣竹吟情蓋取棠棣竹林之義

三亭雜詠序　新喻傅瀚曰川撰　赤城後集三十三

三亭雜詠詠三亭之所以名與其景之尤勝者也亭在浙東黃巖之緦山山平曠衍迤有田園林池之勝予友謝方石先生曾祖孝子府君之墓在焉墓北爲會緦庵蓋謝之緦親墓祭於此會食山故名杜以會緦易今名亦冉谿易愚例也庵之南爲方巖書院又南而東爲亭

於山之巔曰望海亭海在其東三四十里而近望海之西面方巖曰仰高亭巖蓋天台鴈宕委秀而來巍然高者庵西北爲采藻亭以有事於庵而設亭下有池池外環以竹皆先生宅憂在告時偕其叔父寶慶太守公議處而作者也比起史事北來每談次一再及之西涯學士因與各爲聯句以倡禮部侍郎倪青谿諸公從而和焉得詩若干首聯綴爲一大卷西涯復題之曰三亭雜詠以予雅不能賦俾序之諸詩於望海則極言所接之大見於道之流散得所歸於仰高則極言瞻企之勞見於道之峻絕既竭乃力於采藻則凡巖徼芳潔之懿報本隆孝之實大率具見其辭雖多因物賦意然先生之

學之行由身以及家以化其鄉之人蓋有不可得而掩焉者詩之用大矣哉先生方今以當道之論薦承聖天子之寵命輟講筵史局要務爲南京大司成是蓋欲假先生之化於鄉者以教國人以及天下先生其尚執是往哉將諸生之學有局於近小其行有不厚於本原者耶古之教者以身而詩之爲用則嘗以之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若是卷者蓋不惟見其始抑將有以卜其成矣先生第無憶三亭而念其鄉閩之太守公屬主方巖書院其風聲氣範蓋自有非泛常所及者先生其各務所邁以益慰蒼生之望則斯卷益有徵而三亭益有耀矣因序詩庸并及之

古學䟽卷三十四